

### 小小数学家

参观剑桥大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虽然我希望张良有朝一日能进剑桥,但是现实告诉我,我的愿望几乎是奢望,从曼思桥小学到剑桥大学,谈何容易。

不管张良能否去剑桥,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他身体好,我们给予正确引导,他会进步很快,我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参观剑桥后,我没有跟张良再提及过剑桥大学。

张良慢慢地适应了在英国学习,特别喜欢上哈利博先生的数学课。哈利博先生除了教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外,也教一些更深入、更广泛的知识。

十年前,英国的小学刚刚开始教一点计算机知识,学校里有机,供学生上机练习。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计算机网络,学校的计算机都没有联网,也没有微软的操作系统,而是用DOS操作系统,所以用计算机操作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由于我们家里有计算机,所以张良对计算机比较熟悉。张良数学知识较其他同学超前,所以他对计算机知识容易理解,也感兴趣。那时英国小学计算机课的师资不足,哈利博先生也兼任张良他们的计算机课老师,他知道张良对计算机比较熟悉,上计算机课时,他让张良带一部分同学上机练习。

有一天上计算机课时,计算机突然不工作了,哈利博先生又不在,代课老师不知怎么办。同学告诉她,张良懂得计算机,她就把张良叫来帮忙。原来是每一个同学用了计算机后都没有退出,所以计算机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的内存很快就用完了,计算机也就不工作了。张良关闭了一些用户后,计算机工作又正常了。这位老师感到很惊奇,与张良交谈后,发现张良的计算机知识比她还要多。那天放学后,张良带回家一张老师的条子,是那个计算机代课老师给我们的。她要张良每天放学后,留下来帮助她补习一些计算机知识,要晚一点回家。

有一段时间,张良用计算机几乎着迷。他很难得玩游戏,但对计算机的原理、操作

系统和编程都很感兴趣。我觉得用计算机太多对身体和眼睛不好,所以想限制他用计算机的时间。为了防止他用计算机太多,我离开家时,就把计算机的电源连线藏在一个地方,我回到家后再把电源连线拿出来。后来,所有可以藏的地方都用遍了。

在英国,学生要参加三次阶段统考。小学生要参加两次,一次是七岁,一次是十一岁离开小学的时候。第三次是十四岁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阶段统考只考三门课程,英文、数学和科学。所有阶段统考的学科分为八个级别评估。大多数七岁小孩可以达到二级,大多数十一岁小孩可以达到四级,大多数十四岁小孩可以达到五级或六级。如果十一岁小孩可以达到五级则超出平均水平,可以达到六级则特别突出。

张良来英国时七岁半,没赶上七岁的阶段统考。他只参加了十一岁时离开曼思桥小学时的阶段统考。十一岁时统考的平均成绩是四级,所以每个学生都参加四级和五级的考试,如果要考六级就要申请。我们曾要求学校让张良参加科学六级考试,但他的科学课老师不同意,说他没教过六级的内容,认为张良不会通过六级。

哈利博先生很支持张良考数学六级,这样张良参加了英文、科学的四级和五级考试,参加了数学的四级、五级和六级的考试。阶段统考成绩公布后,他的英文是四级,科学是五级,数学是六级。由于张良的数学成绩特别突出,学校特制了一个数学奖牌表彰他,奖牌正面刻有“Gen Zhang Mathe matician of the Year 1997”(张良一九九七年的数学家)。

### 打人事件

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传、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传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1948年6月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林伟传是“中央军”,1948年12月率62军来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里。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传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传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快。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

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两行十四个黑字赫然在目——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维立即回答他,“吓”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疾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传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救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 新生产线上马

郭启东的办公室里坐着不少人,房门像烟囱一样往外吐着烟雾。许半夏没有进去,在门口等着郭启东转过眼来,与他打个招呼,又指指裘毕正的办公室,这才离开。相比之下,裘毕正那里虽然冷清,不过另有一番旖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大概是出纳文员之类的,正细声细气地教着裘毕正用电脑。红袖添香,似乎古往今来的男人都是很喜欢这个调调。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许半夏一直这么认为。

裘毕正当然也不会觉得难堪,一见许半夏便吩咐那个女孩出去倒茶。裘毕正对之热情是业内公认的,都说他很豪,像个大哥样,就是肚子里的墨水太少,所以到一定地步后就不能上进。“小许,怎么有空过来?难得啊。”

许半夏笑道:“我那里海涂上翻了只机油船,废机油的气味熏得人头痛,所以跑出来避难。”

裘毕正却笑道:“都说你喜欢看厂看设备,是不是听说我这有条新生产线上马,等不及来看了?走,我陪你去看看。”

许半夏看了眼裘毕正的白色凉鞋,笑道:“还真不能在老江湖面前打马虎眼,一眼就被裘总看出了我的用心。不过裘总穿得那么整齐,还是别亲自下车间了,叫个人……”

裘毕正哪里知道许半夏此行目的,还以为自己真猜对了,得意地起身道:“咳,你还跟老哥我客气,咱们谁跟谁啊。已经好几个人来看过了,赵总也来过,看了都说好,郭启东到底是搞技术出身的,上条新线别人懂半年,他三个月就好。”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主人既然那么热切地要献宝,你要是不给他展示的机会,他憋在心里还难受,所以许半夏笑嘻嘻地跟着裘毕正下车间去了。果然,簇簇的一条生产线正常运转,灯光也是新的,所以很亮堂。不过许半夏从机尾看到机头,心里犯疑:为什么少了一道原料平头的工序?看工人上料时,原料都是预先平头过的。按说郭启东是个很懂行的人,他应该明白在线平头的话成本不知要节约多少,按常规来说,他不应该会忘记

添加这一道工序。许半夏揣度这其中一定有鬼,所以对此不予置评,只是连连夸说这条生产线上得好,本地目前这种产品正缺,上了这条生产线保证稳赚不赔。

只是裘毕正听了皱眉头道:“可能是刚上新线,成本一直下不来。我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过据说新生产线上,不赔已经算好了。一般新线都会出不少废品的,我们起码废品不多。”

许半夏只在心里隐隐有个谱,不过还没证据,即使有证据也不会说出来,现在对她来说,郭启东比裘毕正要要紧。所以只是笑嘻嘻地道:“可不是,小陈吊着脖子等着从裘总这儿收废品,他现下不知多失望。”

裘毕正听了呵呵地笑,一看手表,道:“小许,你晚上没饭局吧,我们一起吃饭,我叫上冯遇。”

再上办公室时,郭启东那几人的门已经走掉一大半,裘毕正站在门口道:“阿郭,晚上你别安排,我做东请吃饭。”

许半夏不知道这话听在自主意识极强的郭启东耳朵里是什么感觉,不过见郭启东笑道:“好啊,你们等着,我叫一下赵总,看他有没有空。”说完就拎起电话。裘毕正在旁边候着。

许半夏趁机出来,到一僻静处给童骁骑打手机:“阿骑,你最近有没有给郭总的公司运过这种规格的材料。”说完便报了个大致规格给童骁骑,又问:“运到哪里了?”

许半夏的声音不可能大,免得被郭启东或裘毕正听见,但童骁骑正在车上,大卡车上面的噪音太大,听不清楚,在那一头连连问什么。许半夏干脆关掉手机,发短信给童骁骑。

### 成成出了车祸

也许,那天是有预兆的。

车开上高速公路没多久,玻璃上就趴满了一团团污渍。一只只蝴蝶、飞蛾,前仆后继、疯狂地撞上来。刮雨器根本不顶事,污渍牢牢地粘在玻璃上,活像那些蝴蝶、飞蛾不愿散去的阴魂。可以的话,樊松子恨不能闭上眼睛开车。

客人在宜昌下车后,樊松子找了水,忍着恶心,用抹布仔细地擦前窗玻璃。不知道别的车是不是这样。她很少跑长途,尤其是这个季节。乍一面对这缤纷而惨烈的景象,她不禁暗暗心惊。蝴蝶是生命,飞蛾丑点,也是生命,它们为什么要不管不顾地一头撞死在车窗玻璃上。她感觉像是自己谋杀了这些生命。

樊松子在宜昌长途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等到回荆州的客人。心情越来越烦躁,她再等不下去,只好空车返回。

一上高速路,手机就响了。铃声是蔡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樊松子最喜欢的一首歌。

电话是老宋打来的。樊松子听出他的声音有点抖。“你在哪里?”“红星路。”这回答脱口而出,樊松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那你赶紧回家一趟。”樊松子突然发现老宋的声音挺苍老的,尽管已快五十岁的他看起来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可声音比相貌更忠实于实际的年龄。

这时候让她回家,会是什么事。老宋很少在这时候给她打电话,他根本很少给她打电话。樊松子定一定心,从容说:“我在高速路上,可能还有半个小时下来。”

悬疑小说

王芸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的姐樊松子与老宋的婚姻出现危机,儿子成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失去儿子之后,樊松子特别渴望再生一个像成成一样的孩子。新生命终于在她肚子里孕育,樊松子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扰乱了她的生活……

“那,你慢慢开。”老宋沉吟一下,语调缓下来:“没什么着急事。我在家等你。”末一句透着体贴。樊松子撇一下嘴,每次老宋要和她谈离婚时,都显得特别体贴。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语调,已经不能打动她了。

刚挂电话,樊松子的电话又响了。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遭孽,妈一听就晕了,松子,成成现在在哪里?听说还在抢救?不会有事的,阿弥陀佛,不会有事的……”尽管

声音严重变形,樊松子还是听出来是老宋。

她脚下刹车,左手打方向盘,车歪上紧急停车道。樊松子将手机从右耳换到左耳,几乎在吼了:“大姐,什么事?成成怎么啦?”

那边一下寂了声。良久,传来大姐虚弱的声音,“成成出了大事。老宋,他,他还没告诉你吗……”

联想到老宋的那句“我在家等你”,樊松子的身子不禁发起抖来。老宋要告诉她的是这个吗?成成到底怎么样了?是开车出了事吗?有多严重?老宋为什么没呆在医院里?樊松子用手握住操纵杆,想将车启动,可她的手抖个不停,仿佛一点劲也使不上。

她的意识很清醒。不行,我要马上赶回去,成成肯定还在抢救。身体却不听使唤。她死死地盯住车窗玻璃,那上面趴满了蝴蝶和飞蛾留下的污渍,脏极了。

二十分钟后,一辆警车“呜啦呜啦——”甩着警灯停在了樊松子的车后。他们接到了一位司机的报警电话,说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士,司机像是个女人,她一动不动趴在方向盘上,不知出了什么事。

巡警拉开车门,拍拍女人的肩。女人缓缓抬起头来,年轻巡警看见了一张泪渍斑驳的脸。他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女人迟疑一下,说:“你能不能把我拖回去?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

年轻巡警以为女人差点撞上路边护栏,吓破了胆。将女人送到家,他才知道女人的儿子出了车祸,肋骨全部粉碎性骨折。